

你好，张曼玉

石盛

1. 老式唱机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屋子里回荡着古典音乐，老式唱机上的唱片舒缓地转动着，地上的血在静静地流淌，慢慢向房门的方向流去。警察推门进屋时几乎一脚踏进一片鲜红的液体。

2. 左岸

巴黎是一座浪漫的城市，但在这里我却感到头疼。

2004年秋天的一段时间我独自一人隐居在巴黎左岸拉丁区的一间古老的公寓里创作一部有关巴黎的电影剧本。已经多年不曾写作的我面对电脑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几年后的今天当我坐在这里杜撰这篇小说的时候，当时那种无助的感觉依然历历在目。

我并不放弃，即使写不出字来我也端坐在电脑面前，双手放在键盘上，眼睛凝视着空空的显示器屏幕，时刻等待灵感的来临。

灵感没有来临，肚子里却开始感到饥饿。时间已经是中午，巴黎人早已聚集在餐桌旁面对一杯红酒开始漫不经心的午餐了。我沿着散发着腐烂木头气息的狭窄的楼梯从五楼走到一楼，穿过黑乎乎的走道，推开厚重的木门，视野就会突然明亮起来，空气清新、透明，秋天的阳光正照射着眼前这条叫作 Rue Galande 的街道。

出门向左，经过一家客人寥寥无几的日本餐馆，过马路就是一条两旁遍布小餐馆和酒馆的石子路小街。这条小街是巴黎左岸居民经常光顾的食街，我夹在本地人和游客中沿街往前，来到一家出售希腊食物的小馆子里，花几个欧元买一个夹着烤鸡肉的三明治和一杯可

乐，然后走到不远处“莎士比亚书店”前面的小街心花园，坐在石阶上一边吃午餐一边看着街上的巴黎人以及河对面巴黎圣母院的侧影。

吃过午餐，我就会回到我的小公寓里继续写作。这座公寓楼是一座十八世纪的建筑，房间狭小阴暗，只有几件最基本的家具，屋子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淡淡的古旧腐朽的气息。

一个没有任何收获的下午很快过去，夜色开始笼罩拉丁区，这时我又会感到饥饿，于是就下楼去吃晚饭。

楼下街对面就有一家中国餐馆，饭菜味道一般，价钱也不便宜，但在巴黎能吃到中国菜并不容易，所以只好将就了。

“您是中国人？”服务生端上来我点的牛肉面时用中文问我。

“是啊。”

“从哪儿来？”

“洛杉矶。”

晚饭后回到寓所，我会花一两个小时上网，然后继续试图写作。睡觉前我总是感觉到强烈的头痛，为了放松我在睡前会听一会儿音乐。我拉开柜橱的一个抽屉，从一叠有些破旧的唱片中随意抽出一张放到房间角落里的一架老式唱机上，屋子里就开始回荡起一段我叫不出名字的古典音乐。

3. 暴力和女人

比起写电影剧本，我更加喜欢写小说。对我来说写小说是一件更自由的事，我可以完全信马由缰，就像写眼下这篇小说一样，当我写下刚才的开头，我其实并不知道下面的故事如何发展，有什么人物将会出现，最后会有什么样的结局。

我还喜欢在小说中直接和读者对话。我知道这篇小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特别精彩之处，如果我继续这种没有什么故事发生的叙述，读者很可能放弃对这篇小说的阅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在此处提醒读者：下面的故事会更精彩一些，至少我会往这方面努力。

下面的故事将会涉及暴力和女人，也会涉及到一个叫作纽约的城市。

4. 纽约也会哭泣

这是发生在一个被人们称为“大苹果”的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的真实名字叫纽约，位于美国东北部。编撰这个故事的人试图把这个故事定位成一个凄惨的令人流泪的充满暴力的爱情故事。

在故事发生的年代纽约的黑帮和警察一样有势力，这种情况在某些不良街区尤其显得突出。故事就发生在这样一个街区，这里破烂不堪，垃圾遍地，打劫和凶杀事件有如家常便饭一样频繁。

有一个小女孩，从小在这里长大，母亲生下她后在一次抢劫中被黑帮杀死了，父亲是个粗暴的酒鬼，从小对这个小女孩百般虐待。

有一个小男孩，也在这里长大，他的境遇稍微好一些，他的家庭在当地黑帮圈子里小有势力。这个男孩虽然没有太多挨打受饿的经历，但在很小的时候偶然目睹了一场血腥的杀人事件，过度的惊吓使这个男孩从小形成了自闭、神经质的性格，他对自己的家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恐惧感。

一次偶然的机使小男孩和小女孩成为了朋友，他们在一起玩儿，彼此无话不谈。通过谈话他们得知对方也和自己一样对这个地方、对自己的家庭充满恐惧，于是他们决定一起逃出纽约，远走他乡。

一天小男孩偷听父亲和另一个黑帮成员的对话，得知在感恩节夜里会有一辆黑帮的运货卡车开往芝加哥。他把这件事告诉小女孩，约好两人在感恩节夜里一起藏在卡车车厢的货物中逃出纽约。

感恩节到了，天上下起了雪。当天夜里小女孩等喝醉酒的父亲睡去后偷偷溜出家门，来到卡车停靠的地方，她按小男孩教她的办法爬上卡车，混入货物中，等待小男孩的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小男孩并没有出现。正当小女孩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她听到了引擎发动的声音。卡车在黑黝黝的夜色中离开纽约，沿着寒冷的飘着雪花的州际公路向芝加哥驶去。

5. 好莱坞

在提及好莱坞之前我需要作一个坦白，那就是本文的第一节是后来加上去的，也就是说这篇小说最原始的开头是现在的第二节。添加这个简短的第一节的动机很简单：为了吸引读者。我相信一个描写死亡现场的开头比起一个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有关作家生活的开头更能吸引读者，所以我在写了几千字之后决定加一个开头，一个带有一些悬念的开头。另外我还想坦白的是我在写开头这个场景的时候还没有想好具体的故事，我只是想好了一个场面，这自然为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不过请放心，问题会解决的。下面言归正传。

我在六年前写过一个电影剧本，是用不太纯熟的英文写的，名字叫作《纽约也会哭泣》。当时我从中国去美国已经两年，住在洛杉矶，正在一所大学读研究生。我当时心血来潮编了一个剧本，起了一个煽情的名字叫《纽约也会哭泣》，写完后投给好莱坞的某个电影公司，但从此再没有回音。

六年之后，我已经开始从事电脑工作，在洛杉矶一家互联网公司作软件工程师。上个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告知那家电影公司对我的剧本《纽约也会哭泣》发生兴趣，问我能否去面谈。

一个月后，我辞掉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只身从美国飞到巴黎，我的任务是修改《纽约也会哭泣》，把故事背景搬到法国巴黎，名字改为《巴黎也会哭泣》。

6. 在巴黎迷路

来到巴黎后的第七天，我发现自己进入了一种近乎绝望的状态。

一个星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我的写作计划颗粒无收。虽然房租由好莱坞方面支付，但

浪费的时间无法挽回，最主要的是我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发生了怀疑，六年没有写东西，难道我的写作能力已经枯竭了吗？

“Fuck！”这是我最近以来常常自言自语的一个词。

当我发现自己有可能面临精神崩溃的时候，我决定暂时停止创作，出去走走散散心。

现在我走在巴黎的街上，时间是下午四点钟左右，温暖的阳光给城市里古老的建筑物撒上一层柔和的红光，路上的车辆和路边的行人都显得有条不紊，优雅而闲淡，我无法想象我的黑帮故事如何在这座城市发生。

我决定放弃大街，走进一条不知名的小巷，我希望自己在这个古老的城市迷路，然后和一些能够重新激发我创作灵感的东西不期而遇。

然而迷路并没有把我带到任何神秘的地方。我发现自己总是在同一个街区附近一遍一遍地打转，当我试图离开这里，走进一条陌生的小巷之后，我会在二十分钟后从另一条陌生的小巷回到同一个地方。

当我第四次来到同一个咖啡馆面前的时候，我决定停下来。我相信这是一个征兆，在这里也许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事实上此时我和这个故事将要出场的另一个人物只有几米之遥。

我觉得有必要描述一下这个咖啡馆。我不知道它在巴黎的具体位置，也没有记住它的名字，我只记得它左面有一个很小的教堂，右边是一个居民小区，时常有下班后回家的人经过这里。咖啡馆门口摆了不少桌椅，很多顾客坐在那里，面朝大街，一边饮酒一边观赏路人和街景。

我选了门口一张空着的桌子坐了下来，这时我注意到旁边座位上的一个中年男子，这人看上去也是个中国人，我决定跟他聊聊天。

“您是中国人？”我用中文问我的邻座。

“是啊。”那个人礼貌地对我微笑了一下。此人看上去不到四十岁，高个子，大骨架，皮肤黝黑，穿一套合身的西装，没有打领带，像个商人。

咖啡馆对面来了两个背着乐器的男孩，十八九岁的样子，两人隔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面向咖啡馆开始演奏，一个吹萨克斯管，一个拉手风琴。这两个小孩大概都是初学者，水平很

差，曲子很不连贯，出错以后两个人脸上都露出一些尴尬的表情。

当服务生给我端上来我点的一杯红酒的时候，两个男孩已经演奏完毕，手里托着一个帽子走到街对面咖啡馆面前向客人要钱。两个人一路顺着门前的座位走过来，几乎没有人给钱，有个秃顶的法国汉子面带怒气地用法文嘟囔了一段话，两个小孩表情更加尴尬。

两人走到我面前，我低下头看手上的酒杯，他们没有停留，走到我旁边的那个中年人前面。中年人从钱夹中掏出一张钞票放入小孩托着的帽子里，我用余光瞄了一眼，是一张一百欧元的票子。

“您是来法国旅游？”我继续跟旁边的中年人搭话。

“对，”那人把身体往我这边转了转：“您呢？”

“噢，我啊，我是个电影编剧，来巴黎改个剧本。”

“是吗？”中年人终于对我发生了一些兴趣，“那您对国内的电影圈应该很熟啦。”

“不熟，”我说，“我给好莱坞写剧本。”我感觉自己说这句话时有些底气不足。

“好莱坞大片？什么故事？”

7. 纽约也会哭泣（续）

二十年过去了。

纽约警察署新来了一个女警官麦琪，这位美丽的女警官是从芝加哥警察局调来的，由于她在芝加哥的出色表现，上级决定调她来纽约协助打击当地的黑帮势力。麦琪努力工作，和同事关系良好，但对自己的身世却讳莫如深，大家只知道她曾是一个被遗弃的小孩，由芝加哥的一对好心的老夫妇收养长大。

上级交给麦琪一个任务：打入当地黑帮内幕以获取有关黑帮幕后恶势力的情报。按照上级的安排，麦琪需要伪装成一个女流氓以获取黑帮头目托尼的青睐，并成为托尼的情妇。

麦琪装扮成一个歌女，在黑帮出没的酒吧唱歌。黑帮头目托尼经常坐在酒吧的角落里听歌，托尼是个外表英俊但气质忧郁的青年，他生长在黑帮家庭，几年前接任父亲成为当地黑帮的一个头头。按照最初的设计，麦琪以放荡

不羁的方式对托尼多次进行挑逗，但她失望地发现托尼对自己好像并不感兴趣。

有一天另一个黑帮团伙的一群人来到酒吧，酒醉后对麦琪进行骚扰，托尼挺身保护麦琪，与那伙人大打出手。麦琪在骚乱中昏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躺在托尼的寓所。

麦琪在托尼家里养伤，已无力作戏，但她本身清纯的一面反而吸引了托尼的注意。麦琪发现托尼是个内心充满矛盾的本质善良的人，也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

当时黑帮内部正存在激烈的矛盾，托尼的手下正在密谋陷害托尼，以夺取黑帮老大的位置。他们企图杀掉托尼，托尼处于被动局面，不得不携麦琪抵抗、逃亡（注：此处有若干枪战、追车、爆炸等场面）。

在一次雪夜追杀中二人几乎无路可逃，托尼带着麦琪跳上一辆卡车，教她如何躲藏在货物当中。卡车在大雪中开动了，熟悉的场面唤起了麦琪对童年的回忆，她想起小时候孤单一人躲在卡车上离开纽约的场面。麦琪对托尼的身份也产生了疑问，她开始对托尼提及一些童年的场景，发现托尼显然就是当年自己童年的玩伴。麦琪陷入沉默，内心极其矛盾。

二人终于被黑帮再次发现，于是枪战再次发生，警方也闻讯赶到，三方互相开火，托尼开枪打死了麦琪在警察署的上司，麦琪举枪对准托尼：“我是警察，放下枪。”托尼感到自己受到欺骗，极力反抗，把麦琪逼到墙角，准备开枪杀死麦琪。“感恩节那天夜里你为什么没有来？”麦琪面对枪口平静地问托尼。托尼终于回忆起二十年前的往事，同时意识到眼前的麦琪就是自己儿时的玩伴，他持枪的手垂了下来。

托尼对麦琪低声地说：“那天夜里我其实去了你家找你，在窗外我看到了桌子上你妈妈的遗照。你告诉过我你母亲是在一次抢劫中被黑帮杀死的，而我恰恰目睹了那个事件，杀死你母亲的正是我的父亲...”

这时枪声响起，托尼被黑帮击中，倒在血泊当中。“...所以我没有勇气再见到你。”这是托尼死前的最后一句话。

枪战结束，警方战胜了黑帮，麦琪独自站在雪花中，凝视眼前夜色中荒凉的州际公路，久久无言。

8. 悉德·菲尔德

悉德·菲尔德（Syd Field），美国著名编剧、制片人，最畅销的编剧著作作家，他的著作《电影剧本写作基础》，自1982年首版以来已被译成十六种语言，在世界250多所大学用做教材，他曾在全球许多国家任教，现在是好莱坞公司的剧本审稿人以及编剧顾问。

当我在巴黎的剧本创作停滞不前时，我读到了悉德·菲尔德的《电影剧本写作基础》这本书。我是在离我寓所不远的“莎士比亚书店”找到这本书的英文版的。在此之前我从未系统地阅读过剧本创作方面的书籍，所以在拿到这本好莱坞剧本写作的经典教材后，我一夜读完了全书。

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第六章《结尾和开端》中，悉德·菲尔德反复强调了一点：想好结尾！

“很多人不相信动笔写剧本之前需要想好结尾。我听到无数次这方面的争论和探讨，有人说：‘我的人物将决定自己的结尾。’有人说：‘结尾将从故事中自然产生。’还有人说：‘我快写到结尾的时候就会想好结尾了。’

“扯淡！”悉德·菲尔德写道。

9. 再来一杯红酒

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我在巴黎的一个咖啡馆里邂逅了一个中国人，在这个人的要求下我给他讲了《纽约也会哭泣》这个故事。我们当时坐在左岸一家咖啡馆的门前，两个人都喝了不少红酒，所以我对当时我们谈话的具体内容记得不是非常真切。现在我试图记述我们当时的谈话，但由于记忆的模糊我无法重现谈话具体的来龙去脉，为了强调我记忆的不真实性，我大胆地决定在以下的段落中使用并不十分贴近生活的书面语言（而不是日常口语）来重现我们的对话。

“听了你这个故事我的直接感受是这样的，”中年人说道，“与大多数有幸得以拍摄的电影剧本一样，你的这个故事具备一个电影应当具备的一些必要因素，例如悬念、矛盾、高潮等，我相信它的娱乐性毋庸置疑。但和我们这个时代大多数电影作品一样，你的这个东

西无法摆脱给人留下闭门造车感觉的命运。它只是一个作者通过重新组合一些已被世人咀嚼过无数遍的故事调味料而对观众进行的一次自以为是的廉价消遣。你的作品与现实生活无关。”

“我承认我的作品并不反映现实，”我喝了一口红酒说道，“作为一名普通作者，我无法接触我所描写的生活，我只能通过想象来完成大部分情节。”

“请允许我更正一点，你并不是通过想象，而是通过拷贝其他作品中的情节片段来完成创作的，况且你对黑社会人物的描写会让真正熟悉那种生活方式的人产生对作者进行嘲笑的欲望。”

“我依然不准备对您的指责进行任何申辩，”我说，“但不容否认，您在谈话中不经意泄漏的信息使我对您本人的身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请问您所讲的‘熟悉那种生活方式的人’是否包括您本人？坦率地讲，从您刚才掏出一百欧元送给蹩脚街头艺人的那一瞬间起我对您的身份和背景已产生了极大的关注。”

中年人微笑了一下，说道：“身为一个作家，你应该理解对一个人物的身份进行准确定位是一件困难而且没有太大意义的事情。我无法阻拦也无心阻止您对我的背景及身份的充满想象力的猜测，我对我本人的背景和经历没有任何兴趣，如果我心中存在任何向一个陌生人吐露自己秘密的欲望，那也绝对不会是关于我的身份。”

“我不得不承认您的讲话方式就像我本人进行小说创作时采取的伎俩一样，”我又喝了一大口酒，“请允许我对您貌似平淡的话语之下隐藏的神秘玄机作出您潜意识里非常希望我作出的反应：我们不妨来谈一谈您可以向一个陌生人吐露的秘密。”

中年人发出一声大笑，并不自觉地挽了挽衬衫的袖子，我看到他黝黑的胳膊上刺着一条狰狞的青龙。

“我一直认为秘密存在的意义恰恰在于被揭穿，这种时时刻刻会被揭穿的可能性使我们心中的秘密受到我们本人的无限珍爱，它们是我们留给自己的心爱的玩具，而另一方面，玩具是可以分享的，难道分享玩具不也是一种乐趣吗？”

“我很希望有幸分享您的玩具。”

“我的秘密是关于一个女人。”中年人的眼光忽然变得柔和起来，“时代在变迁，年轻的一代人在成长，我看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某些情感已经变得不再流行甚至变得为人们所耻笑，而我坚信这些情感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与年代和文化无关。”

“我愿洗耳恭听。”

“我来巴黎是为了一个女人，她的名字叫张曼玉。从我在电影银幕上见到她的第一眼起我意识到我将无法摆脱这个女人的吸引。我可以大言不惭地讲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对有关张曼玉物品的最热衷的收藏者，而见到她本人也是我最大的梦想。”

“那您为什么来到巴黎？”

“因为张曼玉现在就住在巴黎。”

10. 张曼玉

夜里我做了一些支离破碎的梦，醒来后头很疼，发现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我坐在床头发了一会儿呆，忽然回忆起昨晚喝了不少酒，于是又想起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奇怪的中年人，以及和那个人的一番谈话。聊了一晚上，我竟然没有问他的名字，更没有留下任何再联络的方式，我只记得我们在咖啡馆门口道别，然后自己就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家了。我记得自己拦住路人询问巴黎圣母院的方向，才找到了回家的路。

我点了一支烟，坐在桌旁试图清理一下思绪。可以肯定，我目前改编剧本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把我的黑帮枪战故事搬到巴黎，这个城市给我的印象是和平、有秩序，我找不到任何有关暴力和凶杀的感觉。

沿这个思路想下去，我头脑中再次出现了昨晚那个中年人的形象。这个人的气质、胳膊上的刺青以及谈话中流露出的蛛丝马迹使我怀疑此人和黑社会或许有些联系，难道他是国内黑道上的人物？

应该找到这个人，我想。我准备这次直截了当地向他咨询黑社会的信息，黑帮应该是相似的，不论在中国、纽约还是巴黎。

但是我没有这个人的联系方式。

我只知道这个人在巴黎寻找张曼玉。

这意味着我将在巴黎寻找一个寻找张曼玉的人。

我头脑有些乱。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唱片，放在桌子上的唱片机里，屋子里响起悠扬的古典音乐。我本人不懂音乐，但法国房东是个音乐迷，他留给我这架老式唱机和一些唱片，或许希望我对古典音乐发生兴趣。

我打开电脑，开始上网搜索有关张曼玉的资料。

张曼玉 (Maggie Cheung) 1964 年出生于香港，1983 年获香港小姐亚军，由此进入影视界。张曼玉在香港女演员中得奖最多，奖项包括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共四次，台湾金马奖四次奖项与及柏林影展最佳女演员奖项。她亦参与演出法国电影，如《迷离劫》，《功夫之王》。2004 年在法国片《清洁》中的表演，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张曼玉是目前唯一获得两个最重要的欧洲电影节影后的华人演员。

张曼玉于 1998 年与法国导演阿萨亚斯在巴黎登记结婚，婚后两人在巴黎定居。三年半后张曼玉和法国丈夫离婚，此后张曼玉继续居住在巴黎，同时经常返回香港。

网上找不到张曼玉在巴黎的住址。

11. 有关结尾的讨论

我想告诉读者，到目前为止，这篇小说的结尾我已经基本构思好。显然这篇小说的写作过程违背了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写作基础》中提到的原则——我事先没有想好结尾，因为我认为‘结尾将从故事中自然产生’。对此悉德·菲尔德一定会说：Bullshit!

按照好莱坞的剧本创作原则，故事的结尾要有高潮，在高潮部分故事的主人公要经历某种变化。这篇小说将遵循这种原则结尾。

顺便提一下，我从悉德·菲尔德那里学到了一个简单易行的保护作品版权的方法：作品完成后立刻通过邮局寄一份给自己，收到后保存好不要打开，如果将来有任何版权纠纷，包裹上的邮戳日期将提供有力证据。（当读者读到此处的时候，一个没有开封的包裹已经躺在我的抽屉里了。）

12. 天气开始变凉

夜里肯定下了一场雨，今天街上有些湿漉漉的，路边堆积着一些落叶。天气明显开始变凉，路上很少再能看到穿裙子的巴黎少女。下午天空仍是阴阴的，我加了件衣服出了门，沿塞纳河向西走去。

我知道能和那个中年人再次相遇的机会很小，但我还是不时在街上的一张张面孔中搜寻。无数张面孔从我眼前闪过，让我想起海面上一个个转瞬即逝的闪光的泡沫，这些泡沫如此相似却各自有着各自的轨迹，它们随浪花起伏跳跃、行踪不定，让人无法搞清它们的来龙去脉。在这个季节海水一定冰冷而苦涩，当天空中铅色的阴云化作豆子般的雨滴向海面倾斜降落的时候，海浪越发起伏翻滚，仿佛在配合这场激烈的冲刷。这时候海面上会升起一层雾气，无声地蔓延开去、铺展开去，雨滴和浪花在雾气中跳跃起舞，而天边的雷声在此时此刻并不十分惹人注意，放眼望去，塞纳河两岸绽放开无数朵五颜六色的伞花。

下雨了。我没带雨具，只得在雨中狼狈地快步奔跑。穿过马路，我钻进一家小店躲雨。这是一家小咖啡馆，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来，要了一杯咖啡。

咖啡馆里光线很暗，正播放着一首缓慢的萨克斯曲子。隔着一层被雨水冲刷着的玻璃，窗外雾气中湿漉漉的古老建筑和行人车辆看起来像一幅电影画面。

我手捧一杯热咖啡坐在空荡荡的咖啡馆里，感到一丝惆怅，但不一会儿这种感觉就被一种令人愉悦的惬意所代替了。

我问自己：这种愉悦来自何方？望着窗外的巴黎我找到了答案：这种愉悦是由写作带来的。这篇小说的写作就像一次冒险而充满乐趣的旅行，虽然在结尾之前一切都还处于不确定当中，但途中的风景和奇遇足以让人满足。坦率地讲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写小说了，这个故事中主人公写不出东西的状态正是我本人的真实写照。幸运的是一些巴黎的画面和一个有关影星张曼玉的信息使文字重新从我的笔下流淌出来，这使我再次发现文字本身是可以自我繁衍的，这些文字仿佛已经自己设计好自己的命运，作者往往只是一个把文字释放出来的工具，这种工作充满乐趣。

这时我不禁想起在小说这一节的开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在几分钟之后来到眼前这个无人的咖啡馆，我也没有预想到我将手捧一

杯咖啡欣赏窗外雨中的巴黎。事实上在这一节开头我是往卢森堡公园方向行走的，我以为我会坐在卢森堡公园的椅子上独自欣赏飘舞的落叶和地上掉落的栗子。一个有关海上泡沫的比喻使我不由自主地写下一段有关大海的文字，海上的阴云孕育了一场大雨，当我从这个雨水和海水相互交融的画面中抽身出来，大雨也开始降落到巴黎街头，我不得不躲雨，于是我现在坐在这个小咖啡馆里浮想联翩。

窗外的雨还在下着，我开始考虑要不要让雨停下来，然后走到卢森堡公园去。

13. 卢森堡公园

当我来到卢森堡公园的时候雨早已停了，阴云已经散去，傍晚的空气清新，夕阳照着公园草地上湿漉漉的落叶，一个个褐色的鲜栗子散落在树下。我想找个椅子坐下来，但因为刚才的一场阵雨椅子都很湿，我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我点上一支烟沿公园的小路散步，不远处一对对情侣正旁若无人地拥抱在一起互相亲吻。

我一边散步一边在思考：接下来应该做什么？按照计划我应该继续寻找那个中年人，我需要完成剧本的改编，而这篇小说也已经接近结尾，我需要在结尾前实现小说开头的场景，并制造一个高潮。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不要就在此处结束这篇小说？

这种念头让我产生了一种恶作剧式的兴奋。对于作者而言，这篇小说写到此处已经基本达到当初的写作目的，我的初衷是写一篇小说涉及巴黎、写作以及寻找张曼玉，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做到了。这篇小说已经让我体会到足够的写作乐趣，如果现在就结束这篇小说我不会觉得有什么遗憾。

我在公园的小路上停下来，把烟蒂扔进垃圾箱，然后又开始站在读者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我在此处结束这篇小说，我猜想读者也许会失望的，读者甚至可能产生上当受骗的感觉，读者总是习惯于期待一个结尾、对人物命运的交代以及故事的高潮。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读者也许会觉得作者编不下去了，不能自圆其说，所以只得狼狈收场。想到这里我决定还是把故事继续下去。

我又点燃了一支烟，面对卢森堡公园的夕阳，我心想对于一个写好莱坞剧本的人来说创造一个故事的结尾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我走出卢森堡公园的时候看了一下表，晚上七点四十五分。我当时并不知道此时距离即将发生的枪击事件恰好只有 24 小时。

14. 蒙娜丽莎

音乐响起，一首小提琴独奏。画面中出现一架老式唱机，唱片在缓缓地转动。镜头缓缓移动，画面中出现一间狭小的公寓内部的简单陈设，随着镜头的移动，镜头中出现我的背影，我面朝窗外，窗外是一座老式公寓楼的天井，外面正下着雨。

画面切换成一个巴黎街道的俯瞰。小提琴的演奏继续。这是一个下雨的白天，街道上湿漉漉的，很空旷，可以听到沙沙的雨声。一把蓝色的雨伞进入画面，打伞的人是我，我撑着蓝色的雨伞在街上行走。

画外音响起：“我决定再次去寻找那个神秘的中年人。尽管巴黎很大，尽管那天还下着雨，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自己一定还能和那个人相遇。”

画面切换成塞纳河边。天气阴郁，路人行色匆匆，很多人打着伞。我撑着蓝色的雨伞沿河岸往前走，偶尔回头看一眼和自己擦身而过的行人。

雨中的巴黎大街。可以听到雨声、汽车的喇叭声和车轮压过积水时溅起水花的声音。街上的车辆和行人比较多，我混杂在人行道上的人流中，手中的蓝伞在人群中隐约可见。

狭窄的石子路街道。路边是一些小店和咖啡馆，我撑着雨伞在画面中行走。

一座小电影院的门前。售票亭前空无一人，售票口玻璃后面一个法国女人坐在那里望着外面的雨发呆。我撑着伞走入画面，没有停留，又消失在画面的另一端。镜头缓缓地向售票亭上方移动，画面中出现一张电影海报。海报的内容在画面中逐渐变得清晰：一幅张曼玉的面部特写照片，电影标题是《CLEAN》（《清洁》）。

镜头缓缓地远离电影海报，画面中重新出现小电影院前的售票亭。售票亭里面现在坐着的是个法国男人，正低头忙着什么。雨仍在

下，一个打着一把白色雨伞的男人走入画面，这个人正是我在寻找的那个中年中国男子。他停下来抬头看了看那张张曼玉的电影海报，然后走到售票亭前一边用手指着头顶上方的海报一边和售票员说着什么。中年男子买了一张电影票，推门走进小电影院。

电影院放映厅内部。画面背景漆黑，放映厅里只有三两个观众。画面中出现那个中年男人的脸，他正专著地凝视着前方的银幕。

电影银幕。张曼玉在《清洁》中的镜头，法文对白。

画面重新切换成中年男人的脸部特写，他神情专著地凝视着银幕。音乐响起，是张曼玉在电影《清洁》结尾处自己唱的一首英文歌，一首很慢的抒情摇滚。

在张曼玉的歌声中画面切换成巴黎街头，我仍然撑着一把伞在雨中行走。张曼玉的声音有些沙哑，她略带慵懒地唱着这首带着淡淡的哀伤的歌曲。画面中交替出现不同的巴黎背景，艾菲尔铁塔，凯旋门前面的香榭丽舍大街等等，在每个画面中我撑着蓝色的雨伞在街上行走。

电影院门口。中年男人推门走出电影院，打开白色的雨伞走到雨中。当他的背影在画面中渐渐走远，街角闪出一个红色头发，身穿一件黑色风衣的法国人，这个人面无表情，眼光中透露出一股杀气，他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撑起一把黑色的雨伞尾随中年男子而去。

画面切换成街头人行道上向前行走的行人的背影。我撑着伞跟在前面一群行人后面。画面远处的人群中出现一把白色的雨伞，伞下那个中年男子的背影隐约可见。我看到了那个白伞下面的人影，于是加快脚步、超过身边的一个个行人向前快步走去，一边走一边用中文喊着：“哎！哎！等我一下！”。

画面切换成白伞下中年男人的正面，他听到身后我的喊声，回头看了一眼，然后在人群中加快脚步继续向前走。

我的脸上露出一些着急的表情，一边继续喊着一边追赶前面的中年男子。当我快步走出画面以后，画面中走进那个黑伞下的红发法国男人，他把伞拉低，遮住脸，加快步伐跟在我们的身后。

接下来是一组街头徒步追踪的画面，蓝、白、黑三把雨伞在画面中交替出现。渐渐地蓝色雨伞和白色雨伞越来越接近了。在一个空旷

的巷子里，白色雨伞在一个街角一转弯不见了，蓝色雨伞迅速地跟了上去，也在街角转弯。

在巷子的拐角处我和那个中年男人碰面了。

“你为什么躲着我？”我气喘吁吁地问。

“你好，”中年人对我微笑了一下，回头看了看身后，说：“有个人在跟着我，有危险，我不想把你搅进来。”

我有些吃惊，快速地向四处打量一番，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迹象。

“你跟着我。”中年人拉了我一下，然后开始快步往前走，我紧紧跟在他身旁。

“我一直忘了问您怎么称呼。”我气喘吁吁地跟在中年人身旁问道。

“你叫我老周吧。”老周头也不回地继续往前走。

镜头跟随着我和老周快步地往前走，拐过一条街，画面远处出现了卢浮宫广场上的那个玻璃金字塔。

老周带着我推门走进卢浮宫的纪念品商店，穿过商店，来到一个两边站着保安的安全检查入口。镜头跟随我们穿过安检的小门，画面中出现卢浮宫地下中央大厅。

“这里是哪儿？”我问。

“你没来过卢浮宫吗？”老周说，“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不需要买票，我们从纪念品商店进来，也不需要排长队。”

“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我环顾四周，疑惑地问老周。

“这里带枪的人进不来，比较安全。你有事我们可以在这里谈。”老周说，“你找我有什么事？”

“我想请您帮忙修改我的剧本。”我一边继续打量着卢浮宫一边说。

“你的那个黑帮故事太俗、太假，我帮不了你什么忙。”

“这您就不懂了，”我说，“这个故事在好莱坞拍出来，请大明星，加上火爆场面，观众就会爱看。”

“那你还来找我干吗？”

“他们让我把这个故事搬到巴黎，我写不出来。”

“好莱坞的人真弱智，”老周无奈地笑了笑，“你怎么知道我能帮忙？”

“这还用问？今天这个场面还不够说明问题吗？”我说。

老周不置可否。

我脸上露出一些恳求的表情，对老周说：“我只需要您帮我编一些故事，指导一下某些细节，我保证对您的个人隐私不会过问。”

“我们在哪儿谈？”

“拉丁区，我住的地方。”

“走吧。”老周拉我往外走。

“等等，”我说，“既然来了一趟卢浮宫，我能不能看一眼《蒙娜丽莎》？”

音乐响起，一首欧洲古典交响乐。音乐声中镜头跟随我和老周走在卢浮宫的长廊上，我们从一幅又一幅古典油画前经过，但并没有停步，我们拐进一个展厅，画面中远远地出现了那幅悬挂在展厅中央特意修建的墙上的达芬奇的名画。

音乐停止，画面变得无声。镜头以极其缓慢的速度从很远处向《蒙娜丽莎》慢慢推进，由于是慢镜头，镜头中所有人物在画面中的动作变得无比缓慢、几乎凝滞。镜头已极其缓慢的速度向《蒙娜丽莎》推进，直到画面中那个神秘女人的两只眼睛充满画面，画布上油画颜料的细微裂痕清晰可见。

画面切换成我住所的公寓楼的外景，此时已经是当天晚上，雨已经停了，街上已亮起路灯。

画外音响起：“那天这个自称老周的人来到了我的公寓，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帮我修改了我的剧本。《巴黎也会哭泣》这个故事在那天诞生了。”

我的小房间的内景。我放下手里的笔和用来做笔记小本子，从凳子上站起身来，走到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周面前，我脸上露出一些激动的表情，我伸出手来和略显疲惫的老周握了握手：“太好了，非常感谢！”

老周露出一丝微笑：“不客气，我等着看你这部好莱坞大片。”

我伸了个懒腰：“饿了吧，我去买点吃的，楼下就有一个中国馆子。”我走到门口，又回头走进屋里，我走到那个老式唱机前，从抽屉里挑出一张唱片，放在唱机上，打开唱机，对老周笑了笑：“马上我就回来。”屋子里响起古典音乐。

镜头跟随我出门，来到黑黝黝的楼道里，音乐继续，我沿着窄窄的楼梯一级一级地往下走。我来到楼下，推门出去。音乐声继续。

镜头跟随我穿过街道，走进街对面的那家中国餐馆。“外卖，老样子，两份。”我对服务员说。

画面中我坐在餐馆靠窗的一张桌子旁边等我的外卖。

画外音伴随着古典音乐响起：“其实我对这个自称老周的人充满了好奇。我很想知道他的来历，他的身份，他的故事。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在巴黎遇到那个他一直在寻找的女人。”

画面切换成我的公寓楼晚上的外景。

画外音继续：“但我错过了机会。那是我和他的最后一次见面。”

音乐停止，画面外传来一声刺耳的枪响。

我脸上掠过一丝恐惧，我拔腿冲出餐馆，穿过马路，冲入公寓大楼。镜头跟随我在黑黝黝的楼道里沿着一级一级的楼梯往上奔跑，我回到五楼的门前，站在门口楞了一会儿，然后推开了虚掩着的房门。

画面切换成我的房间内部，刚才的古典音乐再次响起。画面中出现地板上的一滩鲜血。随着镜头的推进，我们看到地板上躺着的一具还在流血的尸体。镜头继续推进，我们看到死者是一个红色头发，穿黑色风衣的法国人。镜头离开尸体，环视屋子，屋子空空，只有一张唱片在一架老式唱机上缓缓地转动。

15. 再见，巴黎

我当时在惊恐中呆立了几分钟，清醒过来后我快步离开自己的房间，关上房门，然后到隔壁邻居家打电话报了警。

当警察赶到的时候屋子里回荡着古典音乐，老式唱机上的唱片舒缓地转动着，地上的血在静静地流淌，慢慢向房门的方向流去。警察推门进屋时几乎一脚踏进一片鲜红的液体。

对于巴黎警方的调查我非常配合，我决定不加掩盖地告诉他们我所知道的所有事实，我想这对老周不会有任何伤害，毕竟我对他几乎一无所知。

后来我通过警方得知死者是法国的一个有名的杀手，他受顾于来自不同渠道的客户以谋杀为生，法国警方一直在搜捕这个杀手。

一直令我迷惑不解的是老周在杀死敌人后如何能如此之快地离开现场，我当时听到枪声就立刻往回跑，但并没有在楼道里碰到老周。后来我想大概这就是老周这种人的过人之处。我至今没有再见到老周。

我和巴黎警方的接触帮助了《巴黎也会哭泣》的创作，几个热心的法国警察还为我提供了不少建议和消息。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巴黎也会哭泣》这个剧本。剧本传过去，好莱坞方面也很满意，通知我可以回美国进行下一步。

我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告别了巴黎。我拖着旅行箱走过一条条已经变得熟悉的街道，离开左岸的拉丁区，乘地铁去戴高乐机场。地铁离开巴黎市区后改为在地面上行驶，我站在晃动的车厢里，望着窗外的巴黎郊区，忽然感到这次巴黎的旅行仿佛不很真实。

在机场的候机厅里我看到远远地走过来一个亚洲女人，她的样子和我想象中几乎没有太大差别。她当时离我很远，自然没有看到我。我坐在候机厅的椅子上望着她的背影逐渐远去，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和她打了一个招呼：你好，张曼玉。

本文发表于《青年文学》2006年第12期（上半月版）